

跨国婚姻、职场风云 揭示海外华人遭遇的文化碰撞和心灵冲击
现实主义、魔幻主义 探讨中西文化面临的矛盾冲突和融合变迁



套在指上的环

Ring Finger

枫雨 著

東方出版社



套在指上的环

Ring Finger

枫雨 著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套在指上的环 / 枫雨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 - 7 - 5060 - 4252 - 9

I. ①套… II. ①枫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2359 号

套在指上的环

作 者 枫 雨

责任编辑 姚劲华 苏向平 车金凤

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网 址 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60 - 4252 - 9

定 价 32.00 元

Q 目 录



- 招架不住/1
(Cannot Hold Anymore)
爱谁谁/11
(Who Cares)
微缩电影:归去来兮/21
(Back and Forth)
八零后的偷渡客/29
(Stowaway of Post - 80 ' s)
三小时外遇/39
(Affair in Three Hours)
图书馆员/44
(Librarian)
星星索/53
(Star Gleam)
海洋生物/63
(Sea Animals)
此时彼刻/76
(Here and There)
中国眼睛/84
(Magic Eyes)

生死劫/98

(Tsume Ko)

立夏/109

(Beginning of Summer)

无法触摸的青春/117

(Untouchable Youth)

情劫/123

(Love Robbery)

米脂姑娘/132

(A Girl from Mizhi)

雨天换票证/138

(Rain Check)

非她/143

(Not Her)

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/152

(Fish Love)

繁星满天/1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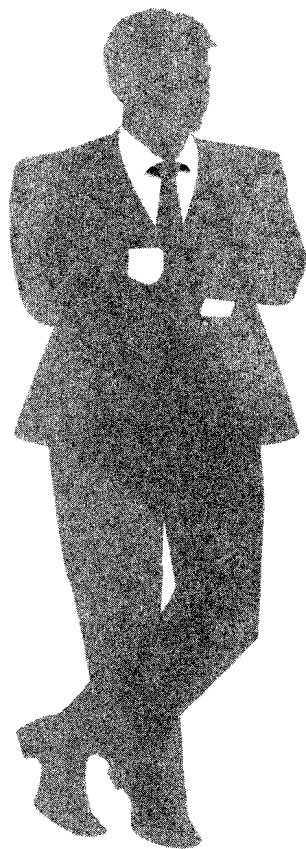
(Starry Night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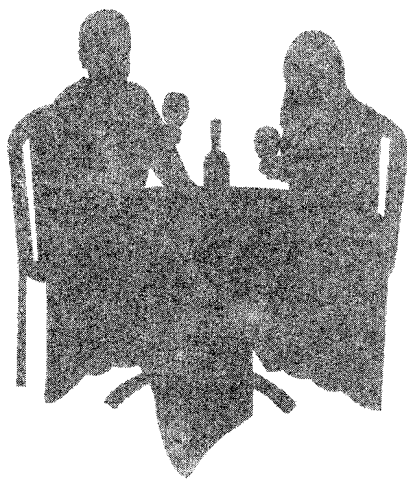
想和你去吹吹风/167

(Breathe the Wind with You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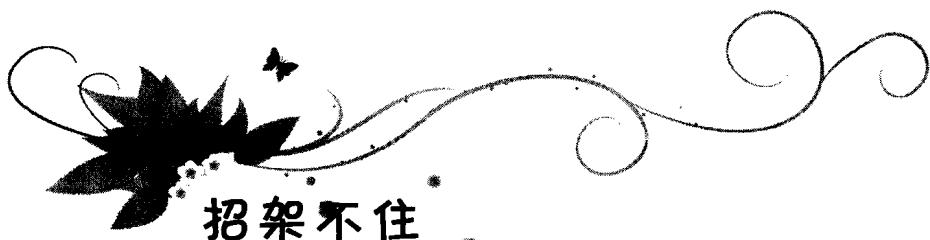
今宵不言欢/174

(Do Not Make Love Tonight)





踏进月圆之夜 / 181
(Step into the Full Moon Night)
走出月圆的日子/185
(walk out of the Full Moon)
暖冬/192
(Warm Winter)
你不叫我哭/199
(Tears Are Not Allowed)
寻找阿蒙/215
(Looking for Armand)
花褪残红/225
(Flower Faded)
帽子/230
(Memory of Hats)
周末约会/232
(Weekend Dating)
莲蓉月饼/235
(Moon Cake)
套在指上的环/238
(Ring Finger)
后记:说说枫雨/250



1.

赵铭是那种高速公路开车只走中间一根线的人：右线总要让岔道的车子进来而不得不减速，左线总要加速，否则会被后面按喇叭。中间的车道，最保险平稳。虽然有时候也会因为前面一辆车太“面”而不得不踩刹车，可哪条线不遇到这种情况呢！要是堵车，换哪条线都没用。赵铭最不屑那些几条线乱蹿的车子，看着就闹得慌，这种人肯定脾气不好，干不成大事。而他自己，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，可来到美国后也算稳步前进着：硕士，博士，博士后；出论文，搞课题，教学生，终身教授职位也快拿到了，单就这一点，已经让周围很多同事朋友羡慕敬仰了。

美国终身教授，可不是那么好拿的：每两个月就要有一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；每年还要接受学校审查会的评估，看你的论文是否被同行引用参考，如果没有或者不多，说明你的文章质量不行。除了研究，还要给学生上课，而且必须在领域里开出一些新颖实惠的课程来，这样才能说明你的不可替代性，也就说明了你是学校的一匹汗血宝马。所以，大学里拿到这个职位，实在是对毅力的考验。难怪赵铭的俄罗斯籍女同事伊莲娜在工作七年后如愿以偿时，激动地痛哭流涕：“我终于可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了！”这话外人听来可能觉得夸张，可是赵铭特理解，衷心地祝贺伊莲娜，也顺便拥抱了一把这个柔软的身体。伊莲娜虽然四十出头，可身材依然姣好，容貌也有点像大明星妮可·基德曼——就是眼角皱纹多一些——那当然是彻夜写论文造成的。赵铭对伊莲娜仰慕已久，平时无法表达，这时恰到好处。伊莲娜也





激动地拥抱了赵铭，还吻了他脸一下。也许是太激动了，她丰满的乳房碰到赵铭的前胸，赵铭的血液循环“嗖”地加快了几倍，一下子涌到了脸上。他迅速放开对方，好在伊莲娜没什么反应。伊莲娜走后，赵铭足足歇了十分钟才使自己的心跳恢复正常。他笑自己：噢？一不留神，差点恢复青春期！不过，感觉还真……不错！

2.

等到赵铭的终身教授批下来时，他却没有那么激动：这就好像你一直在玩打仗的游戏，在打的过程中很惨烈，很集中精力，甚至忘我，可是一旦到最后，你成了胜利者，没有了对手和目标，你会觉得失落。赵铭就是这种感觉。他拼死拼活地埋头苦干了若干年，这职位早该归他了，理所当然的，有什么值得感慨骄傲？站在这个位置上，看着下面那群还在辛苦奔波的吉卜赛大军（学校里戏称那些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而在几个大学兼职的教授们），像是一群不知疲倦的蚂蚁，很可怜。可是自己，却是寂寞，那种失去目标的寂寞。

伊莲娜也来祝贺了。这次赵铭没敢再拥抱她，虽然他很想。可是现在自己今非昔比，当然更应该注意。就像开车，还是在中间道上稳妥。

回到家，老婆舒芯已经做好了丰盛的一桌菜肴，还有酒！赵铭这才感到自己的不易。几杯马尿下肚，他开始回首当年，想起如何地忍辱负重，如何地小心谨慎；又想起当初在国内时干得好好的，却偏偏吃错了药跑到美国来，几经辗转，几经拼杀，几经磨难……才熬到现在这个地位。那些在国内的同学下海的早就成了大款，坐机关的也早就处长局长了，要房子有房子，要票子有票子。别人不说，就说舒芯的大哥，连大学都没上，可也是个什么总裁，动不动就东南亚访问欧洲参观的。可是自己，挣的美元全投资给了孩子：小时候学钢琴画画围棋跆拳道，现在上了大学，可是自己和老婆的收入加起来却刚好够了那根美国政府规定的“线”，即不属于被照顾阶级。于是孩子上学没有奖学金，却偏上了常春藤，一年的学费够买一辆宝马，四年就是四辆！孩子有出息，当爹的能不给掏钱么？结果是，来美国快二十年了，自己哪里也没去过，净听别人说什么坐轮船去欧洲啦夏威夷啦，自己连那轮船什么样都没见过。舒芯有时候说谁谁谁又去坐游轮的话，他就说：那有什么好？你没看泰坦尼克号？够豪华吧？够奢侈吧？沉了！

其实赵铭清楚，那是自己当阿Q呢！谁不想在有生之年去享受享受啊！可他没这个命。他天生是属牛的：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，为别人的，自己可喝不上。

“难道我就一辈子这么窝囊么？想当初我也是医科大的才子，一群姑娘争着和我



一起上自习！”借着酒劲，赵铭想起当年的辉煌来。可是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就住了口，拿筷子夹起一个大虾放到嘴里，因为他看到老婆的脸已经有点变颜色。果然，老婆开腔了：“你也会提当年，你小子别忘了，要不是当初我挺身而出，你就‘折’在那个大熊猫手上了！”



赵铭不言语，他虽然不喜欢听老婆叫当年那个女同学大熊猫，可是老婆对他却有“救命之恩”。那时候赵铭和老婆是同学，还有那个叫大熊猫的。说实在话，人家大熊猫比老婆好看不知道多少倍：乌黑的长发，宽宽的前额，小巧的鼻子，往上翘着的小嘴，一笑两个酒窝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就是因为这眼睛太大，而且她还总画着深色的眼线——其实大可不必，因为已经足够大了——所以被别的女孩子醋意地给她个绰号叫大熊猫。

当时大熊猫是学校的文艺部部长，交谊舞跳得相当好，那次系里交谊舞大赛，即使最嫉妒她的女孩子也承认舞后的皇冠非大熊猫莫属。可是就在比赛的前一个星期，和大熊猫搭档的男同学打球时摔了腿，骨折。俗话说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，这个比赛是肯定参加不了了。他参加不了，大熊猫也就没戏，要知道大熊猫的眼光可是很高的，能最终被她挑作舞伴的，那都是百里挑一：人要长得帅，身材要好，舞更要跳得好。虽然赶不上古代小姐扔绣球吧，那也差不多。所以，一听说那个男生受伤了，别的男生都幸灾乐祸，会跳舞的又揣上了希望。女生们也兴奋：等着看谁能成幸运儿。

结果却让大家大跌眼镜，大熊猫挑上了赵铭！女生们瞪大了眼睛，男生们张大了嘴：怎么会是他！其实并不是赵铭不够帅或者身材不够高大，这些条件他都符合，可是，赵铭是系里有名的“安全小子”，平日里做事四平八稳的，学习不错，体育也不错，舞也跳得马马虎虎，可是却什么都没拿过第一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啊！大熊猫怎么会选上他呢？看来这回大熊猫一定是眼影涂得太多，看不清楚人了吧！

大家对赵铭投来的目光，让他备受刺激。为什么就不能是我？我为什么就不能搂着大熊猫的腰？哼！这回让你们瞧瞧我赵铭的本事！

人就怕受刺激。像赵铭这种平日里走路只走人行道的人也是，再说，年轻人哪个不是血气方刚呢！结果，赵铭勤学苦练一个星期，在全校交谊舞大赛上和大熊猫双双捧走了男女头奖。赵铭还得到了另外一个大奖，那就是他博得了大熊猫的芳心。

那个时候赵铭觉得眼睛已经长在了头顶上。和大熊猫走在校园里公园里，回头率猛增几个百分点！什么叫春风得意？赵铭算是有了亲身体会。



可是好日子没过三个月，有一天大熊猫却告诉赵铭她怀孕了。赵铭一听就傻了：这让学校知道可是要开除的啊！可是可是，他怎么也不明白大熊猫怎么会怀孕呢？两个人都是学医的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！大熊猫可是在催他拿主意，说当初看上他就是因为他的稳重，现在出了事情，相信他不会是个不负责的人。

赵铭苦笑：现在说我是稳重的人了，可自己要真是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是让学校知道，自己的前途就完蛋了。他这个不倒翁要倒了。

那几天赵铭只感觉天昏地暗，走路也总撞在人家身上，大家都奇怪这个“安全小子”怎么了。有一天晚上上完自习回宿舍，他就撞到现在的老婆舒芯身上了。那个时候舒芯虽然不是国色天香，浑身上下也充满了青春的朝气。舒芯早就注意他了，可是赵铭却从来没有。舒芯就问：“赵铭，你怎么这两天魂不守舍的？”赵铭嗯呀嗨呀地应付着。舒芯就说：“是不是遇上麻烦事了？”赵铭还想哼唧，可不知怎么的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委屈，特别想找个人说说，而面前这个女孩子平平静静的，像扇小窗，可以让他闷在心里的滞留的浊气排解一下。他看了女孩子一眼，突然觉得想说点什么。可是还没等他张口呢，女孩子又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一说，赵铭差点没趴地上。



舒芯声音细细的，好像小溪：“是不是大熊猫的肚子出了问题？”

赵铭手里的水瓶掉在地上，摔碎了。

“你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赵铭哑着嗓子问。

舒芯倒是没着急，声音还是细细的那么好听：“我和大熊猫同一个宿舍啊！她没告诉过你？”

没有。赵铭开始有点不喜欢大熊猫了：怎么这种事情也能随便和别人说的？

“她都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她说要是你再不表态的话，她就告诉系主任。反正她要是被开除，你得陪着。”

“什么，她也太过分了！”赵铭急了。

舒芯笑了。赵铭狠狠地看了她一眼，心说真是歹毒莫过妇人心啊！

舒芯止住笑，说：“你是不是以为我笑你？不是，我是为你伤心呢！”

“你？为我伤心？”赵铭糊涂了。

“是呀！你做了人家垫背的，还蒙在鼓里呢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舒芯于是告诉了赵铭一个故事，原来大熊猫除了赵铭，还有一个男朋友，是个





外国人，她经常晚上不回宿舍，早晨才回来。

舒芯的话到此为止，可是赵铭已经明白了。他感激地看了舒芯一眼，这回是认真地看的，女孩子虽然没有大熊猫那么美，可是眉宇间有一种力量，那是成熟的力量，让赵铭望尘莫及，心想如果自己的女朋友是她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？心里就不由得忽悠了一下。

后来当然是赵铭戳穿了大熊猫的“垫背计划”，并且坚决地和大熊猫分了手，回到自己过马路坚决走人行道的路线上。周围的同学又是一阵唏嘘，可是也因为他“甩”了系花，唏嘘中也夹杂着佩服。赵铭从此成了让人仰视的人物。

伴着老婆可口的饭菜，回忆完这段“恰同学少年”，赵铭不得不感激老婆当时出手相救。所以，虽然现在还是终身教授了，而舒芯来美后只在大学实验室里混了个职位，可是在家里，舒芯永远是赵铭的主管。“不管你是终身还是吉卜赛，反正你在我这里可是终身的！别想对我耍花招！”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老婆顶着赵铭的胸口说。



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赵铭很想呼吸出空气里特殊的分子；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他更想让自己发挥一下幽默，可是没有，什么新奇的事都没有发生，一切和往常一样，学生照样在课堂上打瞌睡，就连伊莲娜都没再多和他说一句话。他觉得没意思。

这时候系秘书来找他，说主任叫他去一趟。赵铭一下子来了情绪：我说嘛！要有点什么不同！系主任找我？肯定是明年科研经费来了，是不是会多给我一些？

到了主任办公室，赵铭觉着这个半秃的老头子突然可爱起来。以前赵铭是一眼都不想多看他的。当然，老头子也从没多看赵铭一眼。

老头子今天倒很热情，向赵铭祝贺后就直奔主题。他说年度经费批下来了，有一笔他准备拨给赵铭，数目是以前的两倍。然后他郑重地对赵铭说：“赵教授，我想你会明白这个意义。希望你为系里作出更大贡献。”系主任握着赵铭的手，说，“赵教授，我一直都看好你的！”

是么？赵铭笑笑，心里却不以为然。

日子还是一样的日子，赵铭仍然忙。因为课题的时间紧，白天要辅导学生，所以晚上他常常加班，有时候甚至半夜才到家。谁说拿了终身教授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？瞎扯！舒芯抱怨说他是卖给学校了。赵铭在心里叹息：可不就是把自己卖了？

赵铭的办公室和伊莲娜的挨着，可是他从来没去过伊莲娜的屋子——并不是他不想去，而是因为他的“只开中线”原则。美国同事间平常挺随和的，也可以开玩



笑，可是如果由此产生是非，麻烦也很大，比如经常听说的什么性骚扰之类。赵铭每当看到这种消息，总是持怀疑态度：怎么总是男的骚扰女的？就没有反过来骚扰的？不可能嘛！当然，以他的性格，是不会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的，倒是伊莲娜有时候会过来和他聊聊天。赵铭喜欢和伊莲娜聊天，特别是两个人前后脚都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后，他觉得和伊莲娜很能产生些共鸣。当然，这只是在工作范围内，这个界限赵铭是很清楚的。

有一天傍晚，他还在实验室里等结果，伊莲娜翩然而至，看到赵铭眼前的小老鼠，她感慨道：“看来你是闲不住的人啊！你知道吗？系里人都羡慕你有这么多经费呢！”赵铭苦笑，说：“我想闲，闲不下来啊！你看，我的人手不够，好多事还不得自己忙啊！我呀，就是个穷忙的命哟！”

伊莲娜笑了，笑得很迷人，说：“铭，你是不放心别人。其实有些事可以叫你学生做的。”

这话你说对了！赵铭看着伊莲娜，心说她真善解人意：是啊！他是不放心，这些试验有的好几个星期才出结果，中间如果哪个环节出了一点差错就前功尽弃，所有试验又得重来。结果出不来，明年的项目就批不了，他就没钱了。没钱就意味着没地位，没地位就没前途。这就是在学校里工作的死循环！

伊莲娜看着赵铭，忽然说：“铭，你有没有想过投资呢？”

“投资？投什么资？我可没有钱啊！”

“你不是有这么多经费么？”

这回轮到赵铭笑了，心说俄罗斯女人真是浪漫大胆，这钱是学校给他搞研究的，可不是投资的。要让学校知道了可不得了，轻则把经费拿走，重则饭碗不保，说不定取消终身教授呢！

伊莲娜看出赵铭的心思，她笑着说：“我跟你开玩笑呢！只是这么一说而已。”然后她叹口气，说道，“唉！别人都羡慕我们，说我们有钱有学问，谁知道我们得花多少心血啊！这钱也不是真属于我们！”

两个人都沉默了，为自己的命运沉默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伊莲娜说：“铭，要是你有钱，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？”赵铭感到突然，“我有钱？不知道。”

伊莲娜说：“要是我有钱啊，就自己开个美容院。”

赵铭看了伊莲娜一眼，觉得她今天很漂亮。

伊莲娜走的时候，又送给赵铭一个拥抱。

回家时天已经黑了，马路上车不多，赵铭虽在中线开，车速却不由得提高了，

耳边还想着伊莲娜的话。

回到家，舒芯还没睡，脸上放光，好像挺兴奋。“你吃伟哥啦？”赵铭看着舒芯怪异的目光有点奇怪。

“哎，刚才我给大哥打了个电话，他现在肥得流油。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赵铭对这个大哥没什么好感。

“他在卖棺材！卖给美国！”

“啊？”赵铭瞪大眼。舒芯的这个大哥舒展前几年做电脑生意，没赚什么钱，后来又投资房地产，好像也赔了。可是现在怎么卖起棺材来了？还是海外生意？

舒芯告诉他，美国人死后是讲究土葬的，可是美国的棺材却很贵，而且由于人力昂贵，工厂也不多。她大哥就是看上了这个缺口，结果承包了一个乡镇企业的棺材厂，拿美国订单。因为竞争少，短短一年，他就向美国出口了上万具棺材，狠赚了一笔。现在舒展天天盼着打仗，唯恐天下不乱：只有人死得多，他的生意才好啊！要不是签证不批，舒展恨不得亲自上趟伊拉克，慰问美国大兵去！

“大哥说了，他希望我们加入，帮他开发美国市场。”

“赚死人的钱？”

“那有什么不可以？这是正当买卖。”

“可我们又没有钱。”

“你不是刚拿了一笔经费？”

“那可是课题的！”

“我们又不拿，只是投资而已。再说要赚了钱，也为你们学校谋利不是！”

赵铭看了老婆一眼，忽然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你的嘴角和我们一个同事有点像。”

“别瞎扯，你想想，怎么样？”

“要是学校知道，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“干嘛让学校知道，你是傻子啊？”

谁是傻子！赵铭瞪了老婆一眼，没言语。心里却像一池湖水，被风吹皱了。他着实不平衡。老婆的这个大哥，大学都没念过，可是腰缠万贯，香车美女啥也不缺。自己一个堂堂大学教授，每天累死累活的，挣的还不够去坐一趟游轮！

躺在床上，赵铭睡不着。眼看自己忙活了半辈子，可忙来忙去，忙活啥呢？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，他几乎没什么爱好，也不会什么。可是投资？有那么轻巧么？不过我一个堂堂博士，脑子还比不上一个大学都没上的么？赌一把？证明一下自己？有什么大不了？投资卖棺材？自己可是学医的。想到这，他突然笑了。老婆掐了他一把：你撒癔症啊？



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赵铭总是锁着眉头，衣带渐宽。伊莲娜看到他关心地说：“铭，别太累了，你这个样子，我真为你担忧呢！”

真的假的？赵铭有点晕，可是他没工夫瞎想。大家以为他是因为试验结果出不来着急，其实他在进行一个选择：是仍然四平八稳地走下去，还是变换一下车道？

终于，他下了决心：走一回快车道！

一个月后，伊甸公司注册，舒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，没有赵铭什么事，当然，他是投资人。

开始，赵铭提心吊胆，生怕哪里出了纰漏。过了一阵子，他渐渐踏实了。这就像在高速上开车，刚开到快行线的时候，总有些紧张，怕别人催你，可是时间久了，也就习惯了速度和刺激。

伊甸公司运作得不错，别说，老婆还真有做生意的头脑。一个季度下来，业绩可观。赵铭释然了。他天天还是教书，做研究，写论文，勤恳不减当初，可是心情好了许多，话也多起来。伊莲娜见了他都说：“铭，你看来是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了。”

一年过得飞快，转眼已经五月。六月就是年度财政截止月，按照计划，投出去的钱就可以归位了，也就是说，回到学校给他的账户上。赵铭的报告已经写好，清清楚楚，天衣无缝，就等资金回笼。

舒芯打来电话，和他商量暑假去哪？自从任教这所大学，赵铭还没休息过，暑假也给学生上课，为了多挣点钱供孩子。现在孩子上了大学，自己也真该放松一下这把骨头了。

伊莲娜又过来串门，说：“铭，我觉得你越来越年轻了，什么秘诀啊？”

赵铭听了这话心里痛快，笑着说：“秘诀就是多和女同事聊聊天！”话一出口，赵铭被自己的幽默吓了一跳。伊莲娜看了他一眼，也笑了，不过赵铭觉得她的笑容有些诡秘。管她呢！再过一个月，我就真踏实啦。

舒芯又打电话来，赵铭以为还是到哪里度假的问题，拿起话筒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主你就自己做了吧！你不是想去巴哈马吗？买票就是了！”

“不是，”老婆说，“是……国内那边出了点事情。”

赵铭觉得自己脑袋“嗡”一下。

回到家，老婆告诉了赵铭经过。本来一切顺利，资金已经到位了。可是大哥却突然心血来潮又把一部分钱拿来投资了一个新的项目，结果那个项目流产，投出去

的钱打了水漂，其中包括赵铭的那部分。

赵铭不说话，只觉得自己的头越来越大，大得他快顶不住了。

大哥说会把我们这部分尽快补上，他正在想办法。老婆安慰他。

“可是还有一个月了。”赵铭有气无力地说。他突然觉得自己这时候的感觉似曾相识，好像以前也有过，对！就是大熊猫事件！可那毕竟是有惊无险啊！多亏了老婆指点迷津。这次，这次可就难说了。舒芯还能化险为夷吗？

7

第二天，赵铭可真不想去上课了，可是他没有理由，只好硬着头皮开车去学校。一路上他就希望交通堵塞，他能停在路上多些时候。可是不行，虽然拥挤，可车子还是往前行驶着，赵铭就随着惯性进了学校。

伊莲娜走进来，显得非常沮丧，告诉赵铭说，她的一篇论文被刊物评审会退回来了。

“我们怎么总是做无用功呢？我真是有些厌倦了。”伊莲娜说。

赵铭没有安慰她，可是觉得她的话好像是给自己说的。

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赵铭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，他想了好几种情形，比如向朋友借钱，向银行贷款，或者干脆请假回国去找舒展算账。可是想来想去，哪一种方法他都不能去干。因为不论怎样，都会让别人知道他需要一大笔钱，干什么？势必学校就会知道，他就逃不了调查。

怎么办？舒展到底有没有办法？唉！都怪自己当初鬼迷心窍，好好的在中线开车，干嘛跑到快车线上去！

一天，两天，一周，两周。赵铭感到这是自己生命里过得最漫长的一段日子了。心说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让自己痛快的事情，哎不，两件。另一件就是和大熊猫约会的日子。可惜都好景不长。大概这就是命吧！最后，他干脆什么也不想了：就交给老天吧！是死是活，不再是我的问题！
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也就是年度结算的前三天，舒展的钱打过来了。

嘿嘿！什么叫车到山前必有路？什么叫船到桥头自然直？这回赵铭算是有体会了。舒展笑着在电话里说，自己赔也不能让妹夫赔。知识分子做生意，本来就是弱小群体，应以鼓励。赵铭大大喘了口气。看舒展几十万丢了，眼睛都不眨一眨，他不由得佩服。

经历了这场虚惊，赵铭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：快车线可以走，可是也需要多变



线，中道、慢道搭配着，不然马路上突然来个事故，真是有点招架不住。

系秘书又通知他主任找，赵铭没多想就去了。他知道主任已经看到了他的总结和资金报表，上面的成绩和突出的数字已经说明了问题，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

“赵教授，请坐。”主任说，“你的论文很棒，研究成果很令我满意，我们系今年成绩不错。”

赵铭笑在心里。

“可是，”主任话锋一转，“对你的科研经费，我得到一个信息，说你利用课题的钱做了别的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？没有的事情！”赵铭“噌”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“你冷静一下，”主任仍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对于这个事情，我也不想相信。你知道学校的规定，科研资金是学校的财产，绝对不可以私用。我只是通知你，这件事需要调查。”

下面的话赵铭一句没听进去，满脑子只是想着是谁出卖了他？是不是伊莲娜？他和别人没说过，可是也许伊莲娜感觉到什么了？再说她经常去自己的办公室……赵铭又想起伊莲娜说过的投资的话和那天的诡秘目光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木然地开着车，一直在中道上，没有变过一次线。



暑假第一天，赵铭接到学校的正式通知，信中说，鉴于赵铭挪用科研经费私用事件属实，学校撤回拨给他的一切资金，至于他盈利的部分，作为罚金充公，并且取消他终身教授资格。

看完信，赵铭奇怪自己怎么这么平静。舒芯可是不服，大骂学校过河拆桥，嚷嚷着要去打官司。赵铭不屑理她。舒芯骂完了，想到赵铭这就算失了业，怕他想不开，诺诺地说：“要不，咱们不去度假了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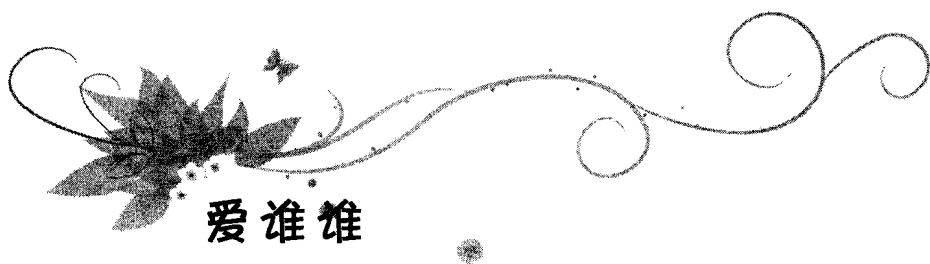
“干吗不去？”赵铭大声说，“去！”

一个星期后，在巴哈马的豪华游轮上，赵铭收到伊莲娜的一封电子信件，她表示对他处境的同情，然后说：“我辞职了，和一个朋友开了一家美容院。铭，是你的事情给了我刺激，也帮我下了决心。谢谢你！祝你好运！”

赵铭由衷地笑了。

谁来信了？这么开心？舒芯从外面回来，穿着游泳衣。

“没谁，”赵铭合上电脑，“走，去喝两杯！”



医院

“如果已无缘爱情，为什么，你还在我的梦里诉说那致命的诱惑……”

我带着耳机，听着 MP3 里的歌曲，已经四十分钟了，超过我约定的时间。美国看病，除非你马上要生孩子，否则即使急诊进来，超时等待也是常事。电视剧里那些都是蒙人的，千万别信。

“把衣服脱了，都脱了，换上这个，反过来套上。”

终于被护士领着，七绕八绕，进到一个小得只容得下一个人的格子间。

护士一边跟我比划着一边指着我说，好像生怕我听不懂似的。她递给我一件对襟蓝袍，没有扣子，前面只有两条带子。

“好吧。”我接过袍子——姑且这么叫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玩意儿。护士出去了，帮我带上门。我望着四周，觉得这里很像商店里的试衣间——除了墙上没有镜子，还多了一个大垃圾筒以外——当然，这个提醒我，让我还知道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：体检，包括 X-ray，CT，彩超，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

我开始一件件脱衣服，耳边又响起我的医生比尔的话：

“你去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吧，一定要彻底！”比尔皱着眉头，一边说一边运笔如飞，转瞬间就开出了七八张处方条子，“你的情况很特殊，我行医三十年了，没有碰到过一例，所以我希望你一定好好检查，彻底。”

彻底？这时我已经脱完最后一件内衣，没有镜子我也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赤条条